

成功之密：阿特里奇在《对话》中的学术回顾

The Secret of Success: Attridge's Academic Review in *Derek Attridge in Conversation*

黎志敏 (Li Zhimin)

内容摘要：阿特里奇在《对话：德里克·阿特里奇》一书中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谈到自己之所以从事诗歌格律和文学理论研究，乃是因为他在阅读中发现了学界没有回答或者没有给出满意答案的一些重要学术问题。他还谈到其他学术研究的背景与动机，以及相关研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他在本书中澄清了一些重要误解，阐述了自己的学术创见，对学术界的一些人物和著述进行了点评。他在书中特别谈到当前学术界对青年人不够友好，不利于青年人学术事业的发展。此外，他还愉快地接受了笔者的访谈，就当前一些重要热点问题发表看法。

关键词：阿特里奇；《对话：德里克·阿特里奇》；学术回顾

作者简介：黎志敏，广州大学“广州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化、哲学与诗学。

Title: The Secret of Success: Attridge's Academic Review in *Derek Attridge in Conversation*

Abstract: In *Derek Attridge in Conversation*, Derek Attridge reviews his academic career and says that he became involved in the study of poetic rhythm and literary theory because his extensive reading revealed important scholarly questions that the academy had not answered or had not provided satisfactory answers to. He also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and motivation for other scholarly research, and the social impact of related studies. In this book he clarifies some important misconceptions, sets out his own important scholarly ideas, and provides excellent commentary on some of the figures and writings in academia. In particular, he addresses the current unfriendliness of academia to young people, which is detriment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academic careers. In addition, he happily accepts an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to give his views on some important current hot issues.

Keywords: Derek Attridge; *Derek Attridge in Conversation*; academic review

Author: Li Zhimin is Guangzhou Schola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English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upon studies on modern culture, philosophy and poetics (Email: washingtonlzm@sina.com).

德里克·阿特里奇 (Derek Attridge, 1945-) 是英国约克大学的英语荣誉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当代文学批评家。他的著述丰富, 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2015年, 阿特里奇接受大卫·巴约特 (David Jonathan Y. Bayot) 和弗朗西斯科·格瓦拉 (Francisco Roman Guevara) 的访谈, 并以《对话: 德里克·阿特里奇》 (*Derek Attridge in Conversation*, 以下简称《对话》) 为名出版。这是他所出版的唯一一部回顾自己学术生涯和学术思想发展史的著作, 获得盛赞。宾夕法尼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美国艺术和文学学院院士让-米歇尔·拉巴泰 (Jean-Michel Rabaté) 评论道: “这部以对话形式出现的哲学传记让我得以追溯一位以正直和智慧、深度和清晰度、学术上的精确性和文化上的好奇心为标志的学者求知进步的路线。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 那就是“诚”; 在这点上, 阿特里奇一直是我的榜样” (封底)。¹芝加哥大学英语系柏林讲席教授莫德·埃尔曼 (Maud Ellman) 说: “德里克·阿特里奇是英语世界中最杰出、最全面的文学思想家之一。他对从音韵到解构的广泛话题富有学术兴趣, 对乔伊斯和科兹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封底)。在访谈中, 阿特里奇系统地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披露了很多学术研究背后的事件, 对于我们理解阿特里奇的学术思想、探索他的成功奥秘具有重要价值, 下面分为两方面进行择要介绍。

一、阿特里奇的主要学术成就

阿特里奇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于诗歌形式研究、乔伊斯研究、文学理论研究以及南非文学研究四方面。

阿特里奇最先涉略的是诗歌形式研究, 他的第一部著作《精雕细琢的音节: 古典韵律下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 (*Well-Weighed Syllables: Elizabethan Verse in Classical Metres*, 1974) 是他的博士论文。他回忆说之所以选择这个研究课题, 是因为他在阅读大量文献之后, 发现“没有文献真正讲明白了伊丽莎白时代诗人们的诗学理论或者诗歌实践” (26-27), 因此他决定自己承担起这一工作。经过三年努力, 他完成了博士论文, 后来经他的一位博士论文导师推荐得以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写作《精雕细琢的音节》的过程中, 阿特里奇阅读了大量英诗韵律著作, 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不能让人满意, 因此“想要更进一步, 在更宽的

1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 Attridge, Derek. with David Jonathan Y. Bayot and Francisco Roman Guevara, *Derek Attridge in Conversation*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5), 下文只标注页码, 不再一一说明。本文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层面对英语诗歌韵律展开研究”（27）。随后，他完成并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专著《英语诗歌的韵律》（*The Rhythms of English Poetry*, 1982）。为了普及相关知识，他将这本书改编为《诗歌韵律简介》（*Poetic Rhythm: An Introduction*, 1995）。不过，这部书并没有很好地实现作者的普及期望。后来机缘巧合，他和托马斯·卡帕（Thomas Carper）合作出版了另一个普及版本《节奏和意义：诗歌韵律简介》（*Meter and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Rhythm in Poetry*, 2003）。这一版本广受欢迎，大获成功。

在吸收了新世纪学界有关英语韵律研究（尤其是从认知诗学所进行的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之后，阿特里奇进一步丰富了自己有关英诗格律的学说，出版了《移动的词语：英语诗歌的形式》（*Moving Words: Forms of English Poetry*, 2013）。阿特里奇在谈到这本书时，强调这本书收集了他过去34年的相关研究成果，强调这本书中有“思想的变化”，但更多的则是“思想的延续”（29-30）。

在诗歌形式研究之后，阿特里奇所接触的第二个研究主题是詹姆斯·乔伊斯研究，他在相关领域出版了三本专著：《特有语言：从文艺复兴到詹姆斯·乔伊斯的作为差异的文学》（*Peculiar Language: Literature as Difference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James Joyce*, 1988）、《乔伊斯效应：语言、理论与历史》（*Joyce Effects: On Language, Theory, and History*, 2000）、《如何阅读乔伊斯》（*How to Read Joyce*, 2007）。阿特里奇回忆说：他早年在剑桥读博期间第一次读到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 1939），深感震撼。后来从教之后，他在南安普顿大学开设了为期一年的詹姆斯·乔伊斯课程，从而正式开始在相关领域从事研究工作。他强调这一过程和他当时对法国哲学家和理论家的关注不无关系。因为他当时正在阅读的许多理论家——例如德里达、克里斯蒂娃、拉康和西苏等都受到过乔伊斯的重要影响。¹ 阿特里奇对乔伊斯的研究在相关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也因此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乔伊斯研究专家之一。

此外，阿特里奇还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在这方面他出版了三部学术专著：《文学的独一性》（*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 2004）、《阅读与责任：解构的踪迹》（*Reading and Responsibility: Deconstruction's Traces*, 2010）、《诗歌艺术：有关极简阐释的对话》（*The Craft of Poetry: Dialogues on Minimal Interpretation*, 2015）。阿特里奇回忆说他之所以决定从事文学理论研究，是因为他的很多问题在已有著作中没有答案。他说：“在我看来，有关文学语言或文学实践或文学话语的独特性问题，尽管雅克布森、穆卡若斯维基等人在一个传统中努力研究，德里达、巴特等人在另一个传统中努力研究，仍未得到解决”（5）。

¹ 参见 Derek Attridge, with David Jonathan Y. Bayot and Francisco Roman Guevara. *Derek Attridge in Conversation*.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5, 32-33.

阿特里奇也为南非文学的研究与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出版的专著《库切与阅读伦理：事件中的文学》（*J. M. Coetzee and the Ethics of Reading: Literature in the Event*, 2004）对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还和友人共同主编了《南非文学剑桥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2012），为将南非文学推向世界贡献了力量。

当访问者询问他的四大研究领域之间有何联系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他自己并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¹不过，他在书中的其他地方谈到他对乔伊斯的研究受到德里达的深刻影响²，还说他对德里达和乔伊斯的研究激情是在同时被激发并一起成长的，这两者不断地互相加强。³他还谈到他对乔伊斯的兴趣和他对诗歌的兴趣都来自他对“充分舒展的语言”的兴趣。⁴他最后总结说：“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将这些联系起来，那就是我已经提到的对文学语言的兴趣，无论是诗人对语言的处理、小说家创造性地使用语言，还是文学性的理论问题，都是如此”（70）。在最近对“为什么从诗歌研究转向小说研究”一问的回答中，阿特里奇再次强调是由于文学语言的魅力；他回答说促使他转向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小说语言原来可以和诗歌语言一样丰满（rich）、复杂（complex）。⁵

二、阿特里奇的各种精彩点评

阿特里奇集其一生学力，对很多问题的点评都非常精彩，在此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介绍：

（一）澄清误解

学界有一种论调，认为文学理论的产生是以文学本身的死亡为代价的；而且有人声称阿特里奇出版《特有语言：从文艺复兴到詹姆斯·乔伊斯的作为差异的文学》一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学界忽视文学文本的倾向。对此，阿特里奇明确予以了否定，说出版这本书时“并没有考虑纠正‘漠视文学文本’的问题”（3）。他说出版这本书是“出于对几个世纪以来文学家们表达‘文学性差异’的诸多技法的着迷”（7）。阿特里奇强调他所熟悉的文学批评家们都非常看重文学文本，他并没有发现“反对文学文本”（4）的问题。他最后总结道：“几乎所有20世纪末期的伟大批评家都非常重视文学文本”（6）。

1 参见 Derek Attridge, with David Jonathan Y. Bayot and Francisco Roman Guevara, *Derek Attridge in Conversation*,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5, 20-21.

2 参见 Derek Attridge, with David Jonathan Y. Bayot and Francisco Roman Guevara, *Derek Attridge in Conversation*,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5, 7.

3 参见 Derek Attridge, with David Jonathan Y. Bayot and Francisco Roman Guevara, *Derek Attridge in Conversation*,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5, 35.

4 参见 Derek Attridge, with David Jonathan Y. Bayot and Francisco Roman Guevara, *Derek Attridge in Conversation*,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5, 33.

5 参见德里克·阿特里奇致笔者邮件，2023年5月5日。

阿特里奇对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做过深入研究而且和德里达本人保持着私人联系。他指出将德里达的思想仅仅作为一种简单的文本分析工具，用在文本中找出矛盾然后“解构文本”的做法是十分粗浅的（*crude*）。他强调说：“德里达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并没有进行这样的阐发。他感兴趣的文学作品都是挑战语言和思想局限的作品，正如他自己的作品一样。他对他所研究的不同作品的评价是不同的”（19）。在提到克里斯托弗·诺里斯所著的一度颇为流行的《解构：理论与实践》（*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1982）一书时，阿特里奇尖锐地说道：“这个副标题——理论与实践——就让我疑虑：哪怕我们了解一点点德里达，也应该知道解构既不是一种方法，也没有提供一套可以用之于文本分析的工具”（8）。如此一针见血，不知道《解构：理论与实践》一书的作者和读者们会作何感想。

阿特里奇进一步指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很多号称有关德里达和解构的作品，不过，它们其实是在对德里达误解基础上得出的所谓“方法”的机械使用。¹阿特里奇举证德里达本人将这种作品戏称为“解构主义”，认定它们是对他的作品误解与误用。²阿特里奇也给出了正确阅读德里达的方法，他说：“我希望我所做的不是应用解构，而是从我对德里达的阅读中吸收某种思维方式，对符号、意义和权力运作的某种理解，并让它们来帮助我理解文本”（8）。

阿特里奇在访谈中提到有法国巴黎解构派，有美国耶鲁解构派。在巴约特咨询有没有由他本人等英国学者为代表的英国解构派时，阿特里奇肯定地回答说：“没有”（13）。

（二）对文学性和文学批评的看法

阿特里奇对文学性和文学批评保持着自己的独特看法，例如他提出过一条惊世骇俗的观点，认为“对文学而言，‘美’并非中心——尽管美被创造、被毁灭、被欣赏或者被忽视的过程在文学作品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45）。巴约特闻言大吃一惊，接着问：“假如‘美’不是中心，那么，什么是呢？”（46）。阿特里奇回答道：“三个词：独一性（*singularity*），创造性（*invention*）和他性（*alterity*）。你必须记住，我的目的是明确艺术实践的独特之处，包括艺术创造和我们对它的反应。‘美’是我们赋予所有类型物体（包括自然物体）的一个文化范畴——因此，它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时期当然都会发生变化”（46）。

巴约特随即请阿特里奇谈谈对他作为一个批评家一辈子最为重要的关键词。阿特里奇谈到了如下关键词——“文学（*Literature*），作品（*Work*），

1 参见 Derek Attridge, with David Jonathan Y. Bayot and Francisco Roman Guevara, *Derek Attridge in Conversation*,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5, 12.

2 参见 Derek Attridge, with David Jonathan Y. Bayot and Francisco Roman Guevara, *Derek Attridge in Conversation*,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5, 12.

他性 (otherness), 独一性 (singularity), 创造性 (invention), 愉快 (Pleasure), 韵律 (Rhythm), 责任 (Responsibility)”, 并且分别对它们进行了解释。¹

在巴约特问阿特里奇是否将自己视为某位批评家的传人时, 阿特里奇回答说 he 受到过很多人的影响, 并非某一派的传人。然后, 他话锋一转道: “我的确和一种历史悠久的批评传统站在一起, 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倡导自己认为值得关注的文学作品, 而不是检查文学作品以揭露它们与资本主义、性别歧视主义、恐同症或种族主义的共谋” (70)。

(三) 最新热点点评

在撰写本文期间, 笔者和阿特里奇本人取得了联系, 并且和他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交流。针对当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些热点, 笔者选取三个问题咨询了他的看法。他的回答充满睿智, 特录如下:

第一问: 无论诗歌还是小说, 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然而现在的文学理论用于解释文学似乎越来越无能为力。你如何评价当前文学理论的作用和价值? 如何判断文学理论在未来的发展?

阿特里奇: 我认为最好的理论从未试图“解释”文学; 如果有什么的话, 它所展示的是文学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抗拒解释”。一些最有趣的当代小说家 (例如汤姆·麦卡锡), 已经吸取了20世纪后期各种理论的教诲, 他们的作品也因此更加丰富。但是, 理论和文学一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今天最有趣的理论发展出现在生态和环境、动物权利、老龄化、残疾、性别等领域。这些理论发展都是以早期理论为基础的。

第二问: 最近一段时间ChatGPT风靡全球, 你如何评价ChatGPT对文学的影响? 尤其如何评价它对文学理论的影响?

阿特里奇: 我觉得现在来谈这些问题还为时过早。我怀疑在课堂中将比在理论上更强烈地感受到ChatGPT带来的最初冲击。学生们将不得不学会非常仔细地评估软件自动生成的材料。德里达认为, 有机物的核心是“机械的”, 没有机械元素人类就不会有写作或说话, 因此他应该不会对这些发展感到惊讶。因此, 让ChatGPT来写一部小说并非不可能: 这是语言本质中隐含的东西。——也并不是说这样的小说会好看!

第三问: 你对当前的文学研究有什么建议?

阿特里奇: 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 从20世纪90年代到最近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实证历史方法的价值有限: 可以挖出的事实没有尽头, 而回报却越来越少。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力量, 以及读者对它们的反应体验。我们并没有穷尽经典文学中主要作品的奥秘, 而且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作品没有被收入经典。文学学者可以在我之前提到的领域以及许多其

¹ 参见 Derek Attridge, with David Jonathan Y. Bayot and Francisco Roman Guevara, *Derek Attridge in Conversation*,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5, 47-52.

他领域帮助揭示文学的真正重要性，因为它对实际读者产生影响。¹

三、结语

正如巴约特所说：“了解一位思想家的生活与思考过程，对读者理解激发了思想家思想的相关态度和精神至关重要”（37）。这部以对话形式呈现的哲学传记让我们深入了解了阿特里奇的学术思想发展历程。同时，它也让我们有机会窥探他学术事业之所以获得如此伟大成就的奥秘，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其一、良好的学术环境。阿特里奇出生于南非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他在南非上大学时接触到的知识面十分狭窄，所幸后来获得到剑桥大学交流学习并且稍后获得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这不仅让他大开眼界，而且结识了很多当时或者之后的学界重量级人物。此外，他年轻时所处的学术界十分健康，使得他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地从事研究工作。可惜的是，在阿特里奇看来，当前的学术界氛围对青年很不友好，不利于他们的成长。²他指出在很多学校，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咒语，扭曲了很多学者正在做或者想要做的事情。³其二、善于发现并抓住学术问题。阿特里奇在他涉足的四大研究领域内均善于抓住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做出了杰出贡献。即便在他花时间最少的南非文学研究领域，他也能在库切还名不见经传时发现他的潜力，为库切作品研究出版专著，从而为库切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三、不懈地努力。阿特里奇十分勤奋，早已著作等身。荣休之后，他依然笔耕不辍。2015年之后，他又出版了三部重要著作：第一部是有关文学理论的《文学作品》（*The Work of Literature*, 2017），第二部是有关诗歌研究的《诗歌经验：从荷马的听众到莎士比亚的读者》（*The Experience of Poetry: From Homer's Listeners to Shakespeare's Readers*, 2019），第三本是有关小说研究的《现代小说的形式：从詹姆斯·乔伊斯到汤姆·麦卡锡的小说阅读》（*Forms of Modernist Fiction: Reading the Novel from James Joyce to Tom McCarthy*, 2023）。

直到今天，阿特里奇依然保持着敏锐的批评洞察力，保持着对学术研究的一贯激情，不断发表重要论著。相信他还会为学界带来更多惊喜，为学术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Works Cited

Attridge, Derek. with David Jonathan Y. Bayot and Francisco Roman Guevara. *Derek Attridge in Conversation*.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5.

1 以上问答均见于德里克·阿特里奇致笔者邮件，2023年5月5日。

2 参见 Derek Attridge, with David Jonathan Y. Bayot and Francisco Roman Guevara, *Derek Attridge in Conversation*,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5, 69.

3 参见 Derek Attridge, with David Jonathan Y. Bayot and Francisco Roman Guevara, *Derek Attridge in Conversation*,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5, 67.